

新世纪批评家丛书

主 编 徐俊西 王纪人

眼观六路

王宏图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新世纪批评家丛书

主 编 徐俊西 王纪人

眼观六路

王宏图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眼观六路/王宏图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1. 7

(新世纪批评家丛书/徐俊西, 王纪人主编)

ISBN 978-7-5321-4160-9

I. ①眼… II. ①王… III. ①中国文学: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9040 号

责任编辑: 赵南荣

封面设计: 周志武

眼观六路

王宏图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苏州恒久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50×958 1/16 印张 26 插页 2 字数 321,000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160-9/I · 3207 定价: 40.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65637737

“新世纪批评家丛书”总序

“新世纪批评家丛书”是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主持出版的,编选了15位文学批评家在新世纪头十年中撰写并发表的有关文章。

在文学的鼎盛时代,文学批评是与文学创作相辅相成的,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没有文学批评,文学的发展肯定是不完善的。好的批评不仅阐释了包括文学经典在内的许多文学作品,而且总结了一个时代的文学经验,甚或揭示了文学发展的某些普遍的规律,从而对创作起了有力的推动和导向作用。对于读者而言,好的文学批评不仅仅是联系作家作品与受众之间的桥梁,还如艾略特所说的,起着纠正读者鉴赏力的作用。

上海的文学批评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文学生产力的解放,出现了井喷的局面,从中涌现了一批活跃于文学新潮前沿的批评家,成为推动中国文学创作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进入新世纪以来,虽然有一部分批评家赋闲或转向其他领域,但大部分仍然在各自的专业岗位上从事批评活动,并对当代文学仍予以较多关注。与此同时,一批年轻的批评家脱颖而出,走进了作家和读者的视线,为中国的文学批评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进入本辑的批评家多半来自大学、研究所等机构,从事不同专业的研究,但无一例外地现身于新世纪的文学批评界,与当下的文学保持着紧密或较紧密的联系。从他们的自选集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不同的研究领域、知识背景和批评取向呈现的差异。纵览全体,则宏观批评与微观批评、文化批评与文本批评兼而有之,并涉及文学思潮和众多的

文艺现象;分而观之,则于理论、文学史或学术史各有侧重,在中西文论的交汇中寻找剖析文学或文化现象的理论支点。在这些批评文集中极少空谈套话,大多有感而发,有理有据,颇能切中对象的特点或时弊,许多论文不乏真知灼见,有的还具有较高的学术含量和原创性。

由于娱乐至上和快餐文化泛滥等原因,文学的边缘化商业化仍在继续,相应地,文学批评也不很景气,严肃的文学批评领地正日趋萎缩。出版这套丛书,就是为了肯定文学批评家们对批评的努力和对批评价值标准的坚守,展示批评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并以集群的方式发挥其作用。“新世纪批评家丛书”是一个开放的书系,我们希望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有更多批评家的著作能够纳入这套书系。

2011年3月1日

目 录

“新世纪批评家丛书”总序	1
--------------------	---

第一辑 眼观六路

寓言化的书写与主体精神的衰竭	3
文学的颓势与作家的精神资源	18
对现实的回应及其匮乏	26
昆德拉热与文化犬儒主义	33
今宵酒醒何处	
——世纪之交都市叙事中的欲望表达	43
自恋与麻痹	
——当代中国文化症候一瞥	58
寻求新的感知方式	
——兼论有关中国当代文学价值的争议	70

第二辑 文本内外

行走的影子及其他	
——李洱《花腔》论	83
想象中国与命名的困窘	
——李洱作品散论	96
《兄弟》的里里外外	111
潇洒走一回	125
正午的漩流	

——葛红兵和他的 N 种生活	133
伫立在生与死的门槛上	
——读海岸的诗	138

第三辑 文坛地平线

在轻快与沉痛之间	
——读叶开《我的八叔传》	149
戏说徐霞客与戏说世界	151
回到现实之中	
——读陈家桥《阿 P》	153
冒险的叙述	
——论陈家桥小说的精神气质	155
热忱而令人晕眩的目光	
——读龚静《文字的眼睛》	161
永远的乡愁	163
风月无边到谁家	165
此曲只应天上有	167
古典人格理想的一曲挽歌	
——读刘长春《墨海笔记》、《天台山笔记》	169
似真似幻的现实	
——读苏童《蛇为什么会飞》	175
壮丽的幻觉	
——读红柯《西去的骑手》	177
乡关何处	
——从《归宿在异乡》看韩东的小说	179
能否不再等待?	
——读哈金《等待》	182
密码中的迷宫世界	184

虐恋中的两人世界

- 从《爱人同志》到《爱人有罪》 190

身在浮华界,心系边陲地

- 孙未创作一瞥 194

女人的伤痛 198

女人的命运 200

救救孩子

- 读南妮小说《我的恐惧无法诉说》 202

你能舞多远? 205

女性的光焰

- 读王丽丽新作《阳光正照在身上》 207

自我囚闭的女人 209

从沉沦到复活

- 读《镜骨》 211

幻美之至的爱情及其他 213

让历史轻逸地飞翔

- 读张生长篇小说《白云千里万里》 215

青春的挽歌

- 读张生《十年灯》 217

财路通向何方? 219

谁解其中味

- 程庸《官窑美人》读后 221

异域天空下的幻美

- 杨植峰《梨香记》读后 224

小荷才露尖尖角

- 读任晓雯的小说 227

新青年的旧理想 229

油嘴滑舌大氅披裹下的青春物语

- 读庄小渔《像杂草一样疯长》 232

徐则臣的《夜火车》	235
黑色青春奏鸣曲	
——读目非《是否曾经遇见你》	236
命运与拯救	
——读盛可以《道德颂》	239
过分小心翼翼的“第三种关系”	
——读阎欣宁的短篇小说《第三种关系》	241
穿行于“恶浊的黑夜”之中	244
山形依旧枕寒流	
——读寒川子《四棵杨》	247
赵柏田的散文	250
一朝一代一世情	253
上海的多重面目	257

第四辑 只言片语

语言的暴力和批评的死胡同	
——答张柠对《上海酒吧》的批评	263
谁有权解释中国?	267
问题意识与原创力	273
八十年代的神话	276
传统不是救命稻草	278
孔子=中国文化???	280
批评:融合感性和智性的可能途径	282
艺术情性与市民气质	284
原创性	287
迷乱与灵性	289
读图与图像膜拜	291
日常生活的潮涨潮落	293

理解的冲动与鲜活的印记	
——黄发有的文学评论及其他	297
我印象中的李丹梦	303

第五辑 书外余墨

诗性的历史哲学	
——读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	309
解放:寻求不可能性中的可能	
——读布尔迪厄的《男性统治》	312
在回瞻与清理之外	
——读王向远《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	315
可贵的勘测	
——王向远《翻译文学导论》读后	318
为熟悉的事物找个说法	
——读金丹元《影视美学导论》	321
细节的魅力及其陷阱	323
鲜活的印迹	
——读《百年中国女性形象》	325
汉学家的身影与情怀	
——马悦然《另一种乡愁》读后	328

第六辑 域外管窥

“世界文学”的是是非非	333
在西方的目光下	
——当代文学价值评判与世界文学标准	337
坚守文学性与文化研究	346
复仇的正义性与身体政治	

——读《葛特露和克劳狄斯——〈哈姆莱特〉前传》	353
猎手与猎物间的权力游戏	
——耶利内克《钢琴教师》及其他	364
格林童话的另一种讲法	
——读格拉斯的《比目鱼》	373
一生的忏悔	376
诗人的自画像	
——里尔克的《马尔特手记》及其他	379
圣洁的疯狂	
——读科埃略《我坐在彼德拉河畔哭泣》	382
当洛丽塔风姿绰约地走来	384
死亡,不需要理由	387
新世纪的小巫师	390
惊悚的亢奋与集体拯救	394
爱的岁月最残酷	397
温情的纱幕	401
后记	406

第 一 辑

眼 观 六 路

寓言化的书写与主体精神的衰竭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降,人们对文学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整体性功能与影响急剧衰退倍感失望之际,又无奈地发现长篇小说这一昔日文学中的主力军在对现实生活作出回应时是那么仓促失措,孱弱无力。一些引人瞩目的长篇作品不是沉溺于构筑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宏伟框架,描绘风云变幻的历史事变和诡谲的人物命运,便是刻意渲染多姿多彩的民间秘史和源远流长的风俗画面,而对当下的现实生活则悄然背过身去;而直接描摹现实的大量作品又常被目为浅俗粗劣平庸之作。围绕这一问题,也是聚讼纷纭,有人认为要长篇小说对当下生活作出迅捷有力的审美观照,本来就是不近情理的苛求。如烟的往事早已凝固在历史的时空中,它们早已尘埃落定,尽管对其评说也常常是见仁见智;而当下的现实生活则截然不同,它是一个变动不居、混沌莫辨的漩流,亲历者很难以从容的心态、睿智的目光与恰当的距离来观照审视它,他们本身就构成了其中的一部分,因此常常让人徒生“只缘身在此山中”之叹。

但这只是部分、甚至不是最核心的理由。除了作家的禀赋才气之外,他们对现实生活的观照方式有时也制约了其作品的成败高下。从纯粹理论的层面上看,各种审美观照方式(诸如写实的或幻觉的)难以判别优劣高下,“它们的区别并不在现实与幻觉之间,而在于对现实各持有不同的概念,对幻觉各有不同的模式而已”^①。

^①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11月版,第238页。

但是它们一旦运用到具体的作品文本中,这些不同的观照方式折射出来的现实生活影像各各不同,取得的艺术效果与感染力也相差悬殊。而作家之所以采用这一种而非那一种形式,不是一个单纯技艺或个人喜好趣味的问题,它与其主体的精神状态息息相关。在本文中,我将以近年来涌现的几部长篇小说为个案,剖析其内在的肌理,阐明它们对现实生活采取的寓言化的书写方式,而这种书写方式在将现实生活作空洞化、抽象化处理的同时,折射出作家自身主体精神的疲惫与衰竭。

弱智者的目光

读过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的代表作《铁皮鼓》的读者都不会忘记那自三岁起便停止生长的侏儒奥斯卡,忘不了他那能“唱碎玻璃”的呼风唤雨的神奇嗓子,更忘不了他不时擂敲的那面红白相间的铁皮鼓。咚咚的鼓声不时响起,它成了渗透在整部作品中的一个时隐时现的主题,在它急速、不规则的节奏中,奥斯卡拒绝参与、加入的成人世界摇摇欲坠,一步步地踏入血腥的深渊,前所未有的战乱席卷而来,杀戮与死亡成了现实中最鲜明的基调。也正是在它的鼓声中,奥斯卡与大他一岁的玛丽亚有了肌肤之亲,这成了他人生中一大转折。

整部《铁皮鼓》便通过奥斯卡的视角展开。这个颇具灵性的侏儒对周围的成人世界抱着难以抑制的厌恶,经常以恶作剧的方式来扰乱它,最让人瞠目的亵渎行为莫过于他在圣心教堂中将铁皮鼓挂到了童子耶稣的塑像上,盼望能出现耶稣击鼓的“奇迹”;但在常人的眼里,他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长着畸形身体的小丑,一个白痴,一个弱智者。而那一幕幕的血腥的历史场景正是通过这样一个世俗意义的弱智者的目光映现出来,人们先前赋予它的种种华而不实的光晕一齐被消解,剩下的只是无穷无尽的梦魇般的闹剧,整个世界、历史和人性被抽去了厚实的内涵,化作了一个阴郁虚无的寓言。

刘庆的长篇近作《长势喜人》也是通过李颂国这样一个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弱智者的视角推衍展开的。肉体上的残疾使李颂国自惭形秽,而精神上的萎瘪无能与侏儒化更是贯穿了他的整个生命历程。用作者的话来说,他是“荒唐岁月不知羞耻的遗腹子”,一个在别人眼里来历不明的私生子。正如他成年以后所感受到的那样,“母亲的阴影遮住了他生活中应有的阳光,让他的生存从此蛰伏在屈辱和阴暗之中……母亲的岁月长满了白癜风,没有血色,看不见肌肤的纹理,只有一片片毫无生气的让人绝望的死白,让他感到窒息,想起这些就屈辱和痛苦不堪”^①。

李颂国远没有奥斯卡那么幸运,他无法使自己停止生长,也没有那面可不时用来敲打的铁皮鼓,占据他整个身心的只是恐惧,恐惧因自身的极度卑微而被抛弃,被他人无情地践踏。这一绵延不绝的恐惧孕育出他被动懦弱的性格,也彻底阉割了他的人格和智慧,它们幼小的种芽因得不到阳光和空气的滋养,根本没有机会生长成熟。周围的世界与人群对他而言,永远是一堵堵沉默阴险的墙,威胁逼压着他。他像个木偶,任生活的潮水将其裹挟,漂向不可知的远方。即便面对曲建国、马树亭这两个与她母亲有不同寻常关系的男人,他也充满了畏惧,时常手足无措。最富戏剧性的是,他后来一度成为一呼百应的潜训大师,引领着时代的潮流。人们要问,难道李颂国一夜间真脱胎换骨了吗?

这一命运的突转与其说是他主观的努力,不如说是时势造英雄,难以预测的偶然性将他塑造成了那个万人瞩目的角色。但来得快去得也快,他的明星地位一夜间烟消云散,而他也因与一个女孩的性交易而遭其父亲报复,被割去了生殖器。这一身体的阉割给他的命运画上了一个近乎圆满的句号,到此一切尘埃落定。

值得注意的是,李颂国一生的经历可谓一波三折,但这个人物形象本身并不丰满。他更多地是作为一个符号出现,在作品中充当

^① 刘庆《长势喜人》,漓江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347页。

着一个媒介物,通过这个精神和肉体双重残疾的人物的眼睛,作者将上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数十年间的历史风云凸现了出来,并将那些纷繁的事件、人物、日常生活的风俗画面串缀成一体。

在一次有关《长势喜人》的访谈中,刘庆说“这个故事可以折射为‘文革’和历史对于今天的一个寓言”^①。这明白无误地昭示出其寓言化写作的姿态。所谓寓言,其本意是用一个形象化的故事(最初经常是动物故事)来传达道德教谕和人生哲理。如果说象征是从具体的事例中映现出某种普通性的意味,那寓言则是从抽象的意念出发,寻找形象化的载体。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怀有明确的寓意:他想通过李颂国坎坷动荡的人生经历,高密度地展示中国社会数十年间经久不衰的群体性非理性冲动,这一狂热先是在“文革”等政治运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后又在全民健身体育运动和下海潮、股票热、传销热中酿成骇人的奇观。先稟有了这样的意念,后才有了李颂国这个人物,作者通过他的命运遭际,旨在揭示现实的精神困境及人性深处的弱点,激发人们进行反思。

现在需要追问的是,李颂国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如上所述,作为一个媒介物,他个人的命运折射出数十年来中国社会变迁的轨迹,但这个人物形象本身苍白、枯涩,缺乏生命的自主性和活力。在某种意义上,他简直就是恐惧与卑微的化身。作者原本就不打算将他打造得血肉丰满,倒是他置身其中的那些日常生活的风俗场面显得栩栩如生,打上了不同年代的鲜明印记。李颂国自一出生起就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中,如一个牵线木偶,他的所作所为大都是被动的,在情节的推衍进展中,人们很难找到他发挥主动性的事件,他只是战战兢兢地社会底层爬行。和许多人物不一样,他在外在行动上的贫乏并没有换来内心世界的丰满。除了一些最基本的感觉元素之外,他的内心也是空空如也,无法找到细腻入微的情感波动和人生体悟。因此,人们可以将他视为一个空硕的容器,里面盛

^① 《长势喜人》,第356页。